

楔子

義大利，羅馬。

無垠藍天，豔陽燦燦。

身著墨色西裝、五官英挺的東方男子，獨坐露天咖啡座一隅。

抬手，看一眼左腕精工機械錶，濃眉輕皺，距離約定時間已過十五分鐘。

因他相中對方公司的設計品牌，有意引進臺灣成為旗下代理國際品牌之一，為表示誠意，親自遠道而來找社長兼設計總監 Vona 談合作。

不按牌理出牌的 Vona 先與他約在公司外頭單獨會晤，若雙方初步談得順利，再前往公司進一步商談簽約事宜。

他配合對方要求，沒料對方隨興到選在這遊客如織的市區露天咖啡館碰頭！

大熱天的，他身穿三件式西裝坐在這裡，喝著熱咖啡，半點悠閒氣氛都沒有，身旁又路過一群東方臉孔的旅遊團，喧譁嚷嚷，混亂一片，令他有些煩躁。

也許，該改點杯冰咖啡消暑。他輕扯一下領帶，內心咕嚕，耐著性子又等半晌，這才掏出手機聯絡。

那頭電話轉了幾手，轉到 Vona 祕書手中，「社長早已出門，按理說該到與你約定的地點了。」

「我等了半小時，沒見到人，請給我 Vona 社長手機號碼。」

「噢，可能不方便。」祕書有些為難，「Vona 社長不隨意給人手機號碼，就是我撥打，他也常無視來電而漏接……」頓了下，問道：「你所在的地點是不是離萬神殿很近，Vona 社長可能順道又進去裡頭晃了。」

他聽完祕書的猜測頗狐疑，生為義大利人的 Vona，會與外地來的遊客一般，對萬神殿一再參觀不厭倦？

他不是首次來羅馬，亦曾參觀過那處古蹟建築，那知名景點就在左前方不遠處，若非要前往尋人，他沒興致再踏入總是人滿為患之處。

該慶幸稍早路過身邊一大票旅遊團，都是參觀完萬神殿離開的。見那方入口處人潮不多，他起身步了過去。

當他走進萬神殿，裡面僅三三兩兩遊客，比起置身外頭清靜許多，前一刻煩躁心緒不自覺鬆緩。

他搜尋未曾謀面、疑似 Vona 的身影，邊邁步朝裡頭跨近，忽地，他腳步怔住——萬神殿正中央大理石地板上，佇立一名長髮披肩，一襲白衣的東方女子。

女子仰著臉，望著高高的圓穹頂，圓頂中央的洞眼映著光，如一輪太陽高掛，灑落一束光芒，成為萬神殿內唯一光源。

女子沐浴耀眼光芒中，一頭如黑絲絨般的長髮披落肩背，秀麗臉蛋被燦光映得瑩白透亮，長版傘狀絲質白襯衫透出一層光暈，烘托一股縹緲出塵氣質，靜靜凝望穹頂的她，神韻溫暖柔和，宛如聖母降臨……

他一雙黑眸瞪得斗大，一眨也不眨地望著眼前奇景，屏氣凝神。

他不由得仰頭，視線緩緩上移，注目那高高穹頂的洞眼光源，遙望更高的湛藍天際，耳邊彷彿敲下一記鐘響，清晰卻又遙遠，猶如來自天堂的鐘聲。

他心口一震，心湖泛出一圈圈漣漪。

當他將視線往下望，詫異剛剛那站在正中央、發著光的「聖母」竟不見了！他朝左右四周張望，不知幾時又進來了這麼多遊客，他彷彿在人潮中看見她，抬腿追了過去。

他匆匆步出出口，外面人來人往，形形色色的東西方臉孔夾雜，他看不見她。

這時，有人拍了下他肩頭。「你找我？」

一道英語男嗓，他轉頭見那名眼生的中年男子，年紀約莫五十上下，一頭銀灰短髮、落腮鬍，短襯衫搭五分褲、休閒鞋。

他怔了半秒，猜出來人，唇角輕揚，釋出一抹和善，「Vona 社長，你能認出我，真是榮幸。」

「沒人會在這大熱天地穿著三件式西裝，置身在遊客群。」Vona 朗笑，刻意將西裝革履的他從頭到腳打量，雖連對方照片都沒見過，已得知對方基本資料，性格拘謹、一絲不苟。

「我參觀完萬神殿了，走吧，去我公司吹冷氣喝咖啡。」Vona 擺手率性道，因專注盯著古蹟深思，耽誤約定時間，為表歉意，索性邀對方到公司正式做客。男人對 Vona 遲到不予計較，只是脫口問：「這萬神殿能讓 Vona 社長一再觀賞，百看不厭？」

「那可不，這裡任一古蹟、任一名畫，都能一看再看，只要用心看，總能看出不同意象，觸動奇蹟。別像那些遊客走馬看花，看不出藝術真諦。」Vona 建議他離開羅馬前，撥出時間好好欣賞萬神殿。

他內心思忖，前一刻所見，是虛幻奇蹟？

怎麼也沒料到，經過多年，會在離臺灣千里遠的羅馬見到神似她的面容，那是她嗎？

他是否還有機會再見到她？

第一章

十歲那年暑假，他遇到如童話故事中走出來的小公主。

兩年前母親病逝，父親消沉大半年，失去原有工作，之後工作接連不順，直到來到這間木材工廠，放下已有的木工師傅資格，從學徒做起。工作近一年因意外手骨折，需數個月才能痊癒，家裡因母親治病早無積蓄，繳不出房租，被房東趕離住處。

父親的老闆知情後，替父親墊付手術住院醫藥費，讓父親留職停薪，日後再分期償還，還讓父親帶著他搬進工廠宿舍，那是住外地的木工師傅才享有的免費食宿福利。

那日，他與父親搭公車並走一段路，到達位於鎮上西側靠山區的目的——鋼骨鐵皮搭建的碩大寬敞木材工廠旁，比鄰的一棟三層樓洋房別墅。

他代右手受傷的父親拎過兩袋沉重行李，尾隨父親踏進這棟豪宅客廳，一雙眼不由得左右觀望。

他聽見樓梯那方傳來腳步聲，下樓的是佟老闆，對方與父親年齡相仿。

父親步上前，遞上拎在左手的水果禮盒，神情有些窘迫，「不好意思叨擾佟老闆，這是一點小意思。」雖被老闆善心收留，他心裡並不好受。

「不用這麼多禮，心意我領了，這盒水果留著，跟孩子一起吃。」佟老闆委婉推拒父親送禮，一臉和善笑望站在父親身後有些無措的他。

小小年紀的他跟父親一樣，對於寄人籬下萬般驚扭，雖說父子倆不是寄宿老闆家，卻因老闆憐憫才得以借住工廠宿舍。

「你爸說你今年十歲，讀幾年級？叫什麼名字？」佟老闆上前一步問道。

他微低頭，生澀簡單回應，「四年級，尹燄宇。」

「比我女兒大一屆。」佟老闆抬起手，大掌摸摸他頭頂，神情和煦。

他抬眼怔了下。鮮少有長輩摸他頭，就連父親也許久沒對他做出這種親暱之舉，他未免更驚扭，卻對初見的佟老闆留下一股溫暖印象。

接著，樓梯那方傳來咚咚咚急促腳步聲，匆匆下樓的是個漂亮小女生，他不禁盯著對方瞧。

她比他在學校見過的所有女生膚色更白皙，個頭嬌小，精緻五官鑲在粉嫩臉蛋上，一雙圓溜溜烏黑大眼靈動過人，過肩的柔順長髮綁著公主頭，別著蝴蝶結髮飾，身穿白色滾蕾絲洋裝，模樣猶如童話故事中的小公主。

他從不會特別關注女生，卻對初見的她不禁多看幾眼，也因現實中首次遇見千金小姐。

匆匆奔下樓的女孩邊嬌聲輕嚷，「爸爸，幫我選完照片再出門嘛……」乍見客廳有客人，她微怔了下。

她先對認識的長輩禮貌問候，「尹伯伯好。」

隨即朝初見的尹燄宇綻放一抹笑意，那笑容很自然、很純真，教尹燄宇心怔忡了下。

「你是尹伯伯的兒子，長得很帥呢！」

她大方稱讚，教他又是一詫。

他五官雖深邃，皮膚黝黑，身形偏瘦，女生多欣賞白淨如王子氣質的男生，他未被同齡的人誇過帥，更何況此刻他一身衣著皺巴巴、汗流浹背，比平日狼狽。

「爸爸得出門了。要不，讓尹伯伯兒子替妳挑照片。」佟父再道：「燄宇讀四年級，能教千樺做暑假作業吧！你們年齡相近，就一起切磋、一起玩樂。」

尹穩坤聞言覺不妥，有些身分顧忌。

佟父笑道：「千樺一放暑假，少了學校玩伴可悶了，你們搬來正好，兩個孩子相互作伴。」

佟父對尹燄宇第一眼印象不錯，他眼神清澈，略帶靦腆，一雙小手自進門便緊拎著兩大袋沉重行李，完全沒想擱放地上，足見是個拘謹且乖巧的孩子，能放心讓寶貝女兒與他交朋友。

佟家雖為地方富戶，經營大生意，佟父卻是白手起家，他並無階級區分的觀念，更在意一個人的品性。

「老陳，先幫忙把行李提去宿舍，再把車開到大門外。」佟父向進門的司機交代，

要才出院的尹憶坤先去宿舍休息，讓尹燄宇就留在這裡陪女兒寫作業。

尹憶坤向佟父再次深深致謝，感激對方在他最窘迫時施予恩情。

待大人離開，客廳只剩兩個孩子，雙手沒了沉重行李，尹燄宇再度無措，微低頭，一雙拳頭置在兩側褲縫。

「喂，你很緊張？」佟千樺步近他，探問。

尹燄宇抬頭，因她近在咫尺，一陣不自在。她身上很香，一種好聞的甜甜香味，他在班上女生身上沒聞過，相較下，他此刻一身汗味，不禁想與她保持距離。他個性並不怯生，跟女同學也能自然相處，可面對她卻莫名緊張、生澀起來。「妳、妳要挑什麼照片？」他聲音乾乾的問道。

「喔，那個，照片很多，你跟我上樓，去我房間幫我挑。」說著，她大方拉起他的手便要帶他上樓。

他怔了下，不知該不該擺開她的手，沒抬腿跟行。

佟千樺轉頭，奇怪他雙腳定在原地。

「去妳房間不適合，還有……手……」他神情尷尬，盯著被她小手捉住的左手腕。

「欸，」佟千樺噗嗤一笑。「你是呆頭鵝呀！還是古入腦袋，男女授受不親？」她刻意拉高他手腕搖晃兩下。

她不會隨便捉男生的手，若有男生刻意想捉她手也會甩開，方才沒多想，自然而為，也因對他初印象不錯。

「我爸爸媽媽雖不在家，屋裡也不是沒其他大人，吳阿姨在二樓打掃，洪師傅在後院訂製新花架。再說，我爸爸要你留下來陪我寫暑假作業，就是信任你，我爸爸很會看人的，我討厭的男生，我爸爸也都不喜歡，就算是媽媽朋友的孩子，我爸爸也不會希望我跟對方多相處當朋友。」佟千樺一股腦兒說道。爸爸媽媽對她交朋友的選擇標準很不同，她與爸爸的感覺相同，也跟爸爸感情最好。

尹燄宇聽她這麼說，放下一抹不自在和顧慮，任她拉著手腕，一起步上二樓。走廊上，蹲身擦地板的幫傭抬起頭，朝再度上樓的小姐笑笑地問候一聲。

「吳阿姨，這是尹伯伯兒子，爸爸讓他陪我寫暑假作業。請阿姨幫我削盤水果，打兩杯果汁好嗎？」佟千樺面對幫傭，態度禮貌地請託。

「當然好。吃水蜜桃好嗎？再打兩杯西瓜汁。」吳阿姨暫放下未完的工作，直起身子，雙手往圍裙擦抹了下，先去替小姐準備點心。

「謝謝吳阿姨。」佟千樺笑迷迷道謝，拉著尹燄宇轉往另一側，推開未鎖的門板。木質地板上，散亂一堆照片山，教尹燄宇怔愣。

他近前一看，是堆風景照，歐洲街道、建築，還有一些人物入鏡。

「暑假作業有一篇要分享旅遊，我放假就跟爸爸媽媽去義大利十二天，爸爸是去談生意，只陪我們觀光兩天，我跟媽媽由當地嚮導陪同，到處參觀，吃吃喝喝。」

「這些照片誰拍的？」尹燄宇彎低身子，撥了下照片山，少說三、四百張，幾乎都是純風景照，有她和她母親或父親入鏡的照片不多。

「合照是請導遊拍的，其他都是我拍的。我不是第一次出國，但第一次去義大利，看到什麼都想拍，照片洗出來還被我媽媽碎唸，亂拍一通。我爸爸卻誇我觀察入

微，有藝術眼光。」她有些得意道，而媽媽出國只熱衷 Shopping。

「嗯，拍得很不錯。」尹燄宇蹲下來，隨意挑張照片，一盞古銅色街燈，背景襯著一片湛藍天色，不似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女生會拍出的畫面。

「嘿嘿，這張照片我也很喜歡哩！雖然拍壞不少，也有好多喜歡的照片，所以挑不出一張代表貼作業簿。」聽到他稱讚，她很開心，跟著蹲下來，再次翻起照片山，邊問他，「你暑假作業寫到哪？你應該是乖乖的一天寫一篇的好學生吧！我出國剛回來，十多天都沒寫，之後要趕進度了。」但光一篇旅遊分享，照片挑了大半天還沒選出來，再挑下去沒完沒了，實在很苦惱。

「這些照片都很漂亮，若要當旅遊分享，要有心得，哪張照片對妳有特別意義，或印象深刻？」他替她釐清挑選方向。

「喔，我書桌上也挑了一批，可以跟你說說每張照片的意義。」她比比一旁書桌。尹燄宇再度詫異，她書桌也散亂一座照片山，當他快速審視近百張照片，不由得注目一張照片，拿起來問她，「這是哪裡？」特殊建築物從圓形穹頂的洞眼灑下光束，有股神聖莊嚴。

「萬神殿。說是神殿，其實也是墓園呢！」佟千樺從照片堆挑出數張萬神殿不同角度照片，邊向他解說。除了導遊當場簡單說明，她因感興趣，在當地買了中文版旅遊書，閱讀更多訊息。

「這是我在羅馬參觀很多教堂，最最喜歡的一座，也拍了最多照片。萬神殿外表不起眼，造型很特殊，它是一個方形門廊和一個圓形建築所組成，圓形主體建築有巨大的穹頂，高高的穹頂有個圓形大洞，是萬神殿唯一的採光源。對了，你拿的那張照片，很清楚拍到太陽光灑下光芒。」強調他第一張拿起的代表照。她接著又道：「這穹頂下除了四周壁龕和大理石柱，整個寬敞的大圓廳內沒有一根柱子支撐，現場看著很震撼哩！從穹頂洞眼灑下的光束還會隨著太陽移動，輪流照射在四周神龕上，有種神聖莊嚴的感覺。」

「用彩色大理石搭配希臘圓柱和彩繪的圓廳內，處處都充滿藝術，它不僅是偉大的古蹟歷史建築，裡頭還擺著多位偉人的墓，增加故事神祕感，我都好奇想研究那些偉人的生平事蹟了……」她一臉興致高昂說著，年僅九歲已對西洋藝術感興趣，但想到現實，輕嘆口氣，「現在要把暑假作業先搞定才行。」

尹燄宇邊看她拍的一大疊萬神殿照片，邊聽她滔滔不絕介紹，佩服她的記憶力，也因兩人對同一張照片有相同感受，對她更生一抹好感。

「妳介紹這麼詳細，把這些感想寫下來，貼上這張照片，不就完成旅遊日記了。」他笑說。

「欸，對厚，挑這張照片就可以。」佟千樺因他一句話開竅，「謝謝你幫了大忙。」解決這樁困擾，頓時大鬆口氣。

「沒什麼。」尹燄宇認為不過舉手之勞，脫口問：「要不，我幫妳整理這堆照片山？」

「好呀！我正頭大之後要怎麼整理這堆照片呢。」他主動要幫忙，她很開心。

「妳記得行程順序嗎？按時間地點歸納放進相簿。妳先把同一景點照片挑出來，

我們一起慢慢整理。」他樂意陪她整理照片，想聽她繼續介紹他沒去過的異國風景。

「好。」佟千樺與他一起坐在地上，翻著照片山挑照片，交給他一疊照片後便詳細介紹該地點，她參觀過的教堂、美術館、知名景點，又或只是小商店、咖啡館、街道一角，都向他一一說明分享。

尹箴宇聽得津津有味，彷彿身歷其境，想著將來長大也要去她走過的那些景點。佟千樺也說還想再去義大利，再去萬神殿，同樣景點，不同時間，一定能有不同感受。

初見面的兩人，因這堆照片山，很快聊得熱絡，花了一下午將數百張照片全整理妥當，放進十多本相簿。

尹箴宇替她寫下旅遊日期、詳細地點、景點，貼在相簿側邊並編號，以便她日後易於翻看。

他還替她將凌亂書桌、抽屜、書櫃一併整理，文具、書本及房間其他用品一一歸位，有條不紊。

「哇，你好強！」佟千樺忍不住鼓掌佩服。

吳阿姨每天會替她整理房間，但她不懂收納又不習慣物歸原位，輕易就會弄亂，尤其今天為了挑照片，房間更是凌亂不堪，原本等晚一點要讓吳阿姨來整理，意外他輕鬆替她解決紊亂。

「沒什麼。」尹箴宇認為也是舉手之勞，他喜歡把東西擺得整整齐齊，維持整潔。

「就當妳請我好吃的水蜜桃跟西瓜汁的報酬。」

稍早，吳阿姨端進來水蜜桃切盤及冰涼西瓜汁，他首次吃到這種進口高級水果，不由得讚嘆，她聽了，要吳阿姨再下樓取兩顆沒削切的水蜜桃送他。

他不好意思要拒收，她卻很堅持要給，笑迷迷說是給他的報酬。她笑容甜甜的，身上味道也像水蜜桃香氣，而她臉蛋兩抹嫣紅更似水蜜桃色澤。

他不由得收下她給的水蜜桃，而那西瓜汁也是他所喝過最好喝的。

「呵，那你常來幫我整理房間，我請你吃水蜜桃。」她語帶玩笑地跟他提交易，他收納能力比吳阿姨強，懂得分門別類還加標籤註記，吳阿姨就不在行。

尹箴宇因她提議怔了下，沒點頭也沒拒絕。倘若大人不反對，他自是樂意再為她整理房間。

這日下午，是他在父親受傷且被趕離租屋處，歷經數日低迷窘境後，難得放鬆心情。

因她緣故，他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時光。

隔天，尹箴宇跟父親吃過早餐，告知要外出借書，父親給他幾枚銅板，以為兒子要去附近漫畫租書店。

中午，尹箴宇到佟家別墅找佟千樺，遞給她一個略沉重的提袋。

佟千樺一愣，聽他道：「這幾本書能借一個月，若看不完可再續借。」

她低頭檢視內容物，無比詫異。

昨天她隨口提起——

「我都好奇想研究那些偉人的生平事蹟了，什麼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拉斐爾，統一義大利的國王艾曼紐二世，還有幾位歷史偉人……」

他竟輕易記下幾個拗口的西洋人名，今天大費周章跑去市立圖書館替她借書！她不由得有些感動，也很佩服才大她一歲的他，能自己搭公車再轉車到市區圖書館。聽工人提過，從她家到公車站就得走路十五分鐘，而搭公車到市區至少要半小時，他去趟圖書館要耗掉幾小時吧！

「一次借這麼多本，我也沒法同時看，要不，我們輪流看，還能分享讀後心得。對了，暑假作業也要交課外讀物心得，到時就挑一本交差。」高興他又為她解決一篇作業。

尹燄宇原本對這些書籍不感興趣，是因她提起才專程找來滿足她的好奇，這下聽她提議，不禁想跟她有共同話題，便留幾本自己閱讀，之後再做交換。

站在玄關的佟千樺想跟他多聊幾句，聽到身後母親喊道：「千樺，吃午餐了。」

「喔。」她轉頭朝客廳應了下，又回頭面對他邀約，「要不要一起吃午餐？」

「宿舍有供餐，我回去陪我爸一起吃。」他謝絕她好意，若她父母不在，他也許會陪她吃午餐。

「那下午過來陪我寫暑假作業，你也帶作業簿過來，我看看四年級暑假作業長什麼樣子？」她笑說。兩人就讀不同學區的國小，但她明年暑假作業應該與他今年的差不多。

「嗯。」他欣然應諾。

接下來幾日，尹燄宇每天下午都來佟家報到。

他跟她一起寫暑假作業，佟千樺有不懂的就向他討教，她空白十多日的暑假作業很快趕上進度，之後就能每天寫得從容。

每每尹燄宇來佟家，佟父若在家便客氣歡迎他，感謝他教女兒寫作業，幫傭吳阿姨會替他們準備好吃的水果和點心飲料。唯獨佟母，尹燄宇從初見對方，就感覺對方對他不太友善，雖不會板張臉，笑容卻有些虛偽，且言語間帶著暗諷，他雖年幼，並非不懂大人嘴臉。

佟母很介意他曾輕易踏進女兒房間，交代吳阿姨盯著，就是佟父在家，也只能讓他待在一樓客廳跟女兒寫作業。

今天他來佟家，一進客廳就見到濃妝豔抹正要出門的佟母，他朝對方禮貌問候一聲。

「聽說你每天來教我們千樺寫作業，辛苦了，你爸手受傷不能工作，你不是該幫忙分擔些事？」佟母嘴角牽抹笑，說出的話並不和善，轉而對一旁女兒道：「媽媽不是說過要給你請家教？徐媽媽大兒子讀國一、老二是小六，請他們任一個來教妳都綽綽有餘，不要一直麻煩尹燄宇。」

「我功課沒問題，不需要家教。」佟千樺再度拒絕，美其名請家教，根本是要她跟徐媽媽兒子拉近關係。

徐媽媽的丈夫也是業界大老闆，徐家跟佟家都是所謂的上流社會。

徐媽媽是媽媽的牌友之一，佟家三樓有間麻將室，媽媽不時會約友人來打牌，更常外出去朋友家打牌，她見過徐媽媽的兩個兒子，她並不喜歡他們。

「徐家那兩個少爺哪會教人功課，他們不都各自請家教。」因媽媽再度提起，佟千樺忍不住吐槽。反觀尹箴宇，他比她會讀書，一直是班上前三名，他教她功課，更是耐心十足。

佟母看女兒一眼，因要出門，懶得多叨唸，提醒道：「媽出去了，晚飯前回來。明天早上要去妳舅舅家，中午跟妳表哥表姊們去餐廳吃飯。」言下之意，尹箴宇明天不用過來佟家。

佟千樺對著媽媽轉離的背影，淡應一聲。她不喜歡三不五時被媽媽帶去親友圈走動，即使是親戚，年幼的她也能看出，大人都是因佟家有錢才想攀附，媽媽更不時會給舅舅錢。

待媽媽一離開，她轉而笑迷迷面對尹箴宇，「我看完《拉斐爾畫傳》了，好喜歡他的畫喔！」

「妳去義大利沒看到他的名畫真蹟？」她一副首次接觸的興奮感，教尹箴宇納悶，對他而言才是首次接觸西洋名畫。

「嗯，」她微偏頭回想，「是參觀很多教堂、美術館，看了很多名畫，應該有拉斐爾大作，那時只顧著拍照，逛得匆忙，沒特別注意。現在雖是翻畫冊，想到是你辛苦替我借來的，每張圖都看得特別仔細，也看出更多喜好！我之後還想研究文藝復興三傑另兩人的大作。」她笑嘻嘻道。

他聽了，心口悸動了下。能看見她這般開心的笑容，要他再跑幾趟市立圖書館替她多借幾本書都樂意而為。

「對了，你看完幾本書？」先前兩人各拿三本厚書籍。

「都看完了。」原以為沒興趣的書籍，因她緣故跟著涉獵，不由得也看出興趣，打算過兩日問她閱讀進度，再一起分享心得。

「這麼快，不是隨便翻翻、一目十行吧？」佟千樺打趣道。

「妳可以考我。」尹箴宇笑說。

這日下午，兩人熱絡討論西洋課外讀物，研究西洋名畫，之後各寫一篇讀書心得當暑假作業。

佟父得知，誇讚他們年紀輕輕懂得欣賞藝術，交出這種課外讀物心得，老師和同學一定都刮目相看。

隔幾日，佟千樺跑到木材工廠找尹箴宇。

「喂，你真的在這裡，這幾天怎麼都沒來我家，在忙什麼？」今天午餐後又等不到他到來，她決定去工廠宿舍找他。

沒料到他和尹憶坤都不在，她經過工廠，隨意找個工人問，這才得知他在工廠後方倉庫。

「我要工作，沒辦法天天去妳家。」尹燄宇彎身搬起經裁切過捆綁妥的一捆沉重木材。

他在意她母親的話，也跟父親一樣不想在這裡吃白食，父親才休養十來日，再度進工廠參與工作，哪怕右手無法動，不能做細工雕刻，靠左手勉強能幹些粗活，他想替父親分擔出力，用自己雙手幫忙抬一些貨物。

「誰要你工作了？放下。」佟千樺雙手叉腰，擋住他去路。

「請讓開，木材不小心掉落會打到妳。」身子瘦弱的他，雙手搬得很吃力，走起路搖搖晃晃，就怕不慎傷到她。

「搬不動別逞強，這不是小孩能做的事，我爸爸更不會奴役童工。」因父親去南部出差不在，若看見也會阻止的。

「我可以，妳別擋路，我已搬好幾捆進倉庫了。」尹燄宇莫名逞強，將雙手捧著的木材更高舉過胸口，抬腿繞過她，朝前方倉庫緩緩步去。

沒人逼他工作，父親也反對他到工廠，可他堅持而為。

佟千樺見他執拗有些沒轍，步上前，伸手要幫一把。

尹燄宇一詫，忙阻止，「妳搬不動，會弄髒衣服。」她總是穿著漂漂亮亮的白色、粉色洋裝。

「要麼我幫你出力分擔工作，要麼你陪我寫暑假作業。」佟千樺給他兩個選擇。爸爸出差不在，媽媽即使在家也是跟友人待在麻將室一整日，她一個人挺無聊的，而暑假作業現在每天一篇進度，其實輕鬆便完成。

「我今天先工作，明天去找妳。」尹燄宇堅持要做完正事。

「那我今天陪你工作。」佟千樺雙手扶著他高捧的木材，不介意陪他做苦力。

「喂，妳放手，這樣我很難走……」尹燄宇雙手更用力地捧抱木材捆，就怕一鬆懈砸到她。

「你們兩個在爭什麼？」尹洗手間返回的尹憶坤見兩個孩子似在爭搶一捆木材，忙步了過來，「佟小姐，這裡不適合妳過來。」

尹憶坤委婉勸離，這邊堆放成堆成山的原木和切割木塊，還有大型刨床切割機，一個不慎可能發生意外而受傷。

「尹伯伯，叫我千樺就好。」佟千樺面對尹憶坤，笑迷迷地糾正稱謂。

再聽她道出緣由，尹憶坤對兒子道：「這裡工作對你太粗重，你去陪千樺讀書寫功課。若對木工有興趣，過段時日，爸爸手傷好一些，教你簡單的雕刻技術。」雖欣慰兒子體貼懂事，卻不希望他失去該有的童年暑假。

尹燄宇只好放下搬一半的木材，佟千樺立即拉起他手腕，開心地帶他走往佟家。再度被她拉手，尹燄宇仍不自在，心跳有些失序。

佟千樺拉著他進屋裡，穿過客廳走往裡頭廚房。

「喏，你先洗個手。」她示意他去洗碗槽洗手。

尹箴宇邊洗手邊看著她開啟雙門冰箱翻找東西，接著又往一旁櫥櫃尋找。

「我不餓。」他以為她要找點心請他吃。

「但我嘴饞。」她蹲下來從底層櫥櫃拿出找到的東西，站起身，轉過頭笑迷迷遞給他。「幫我烤。」

「嘎？」尹箴宇瞠眸愕然。

「你不是烤過，用瓦斯爐可以嗎？」先前聊天，聽他提過曾自己烤地瓜吃，她忽然對很久沒吃的東西嘴饞，正巧吳阿姨前兩日買了一袋地瓜還有剩。

「用瓦斯爐烤不香，不好吃。」尹箴宇實話道，納悶她怎麼突然想吃這種「平民美食」。「妳想吃可以買外面攤車用鐵桶烤的，還是請吳阿姨升柴火烤呀。」

「那沒意思。我想吃你烤的，要木柴，工廠多的是不要的廢木材，咱們去撿幾根來用。」佟千樺提議，又道：「我媽媽不喜歡我吃烤地瓜，說什麼會放屁很不淑女。人本來就會放屁，不放屁漲著氣才慘。」她吐吐舌，說得直白。

尹箴宇聽了不禁失笑，沒料到外表像小公主的她，說話這般直率。

「妳媽媽不喜歡我跟妳在一起，要是我再烤地瓜給妳吃，她會更不喜歡我吧！」她看他一眼，鼓起腮幫子問道：「你想工作，不來我家找我，是在意我媽媽說的話？難道我媽媽不喜歡你，你就不跟我做朋友了？」

他一雙眼直視她，搖搖頭。

「就算妳爸爸也不喜歡我，只要妳真心跟我做朋友，我就不會跟妳斷交。」他說得篤定。當她主動跟他交朋友，他既驚又喜，更覺可貴。

「那不就行了，幫我烤地瓜。」她粉臉又掛上笑意，遞上手上的兩條生地瓜，「我媽媽出去了，吳阿姨知道也不會打小報告。」

原本說要他陪她寫功課，結果兩人又跑回工廠，跟尹憶坤告知一聲，一起撿拾廢木材，蹲在圍牆一角，由他生火埕柴薪，烤地瓜。

當他看見她吃著他烤得熱騰騰的地瓜，一張粉臉笑得無比滿足，他小小心房悸動，願意為她做更多令她開心的事。

爾後，只要她開口，任何大小事他皆欣然而為，甚至陪她上山下海，與她一起探索大自然，一起經歷美好童年。

因為她，單親且家境貧困的他，一點一滴建立自信。

因為她，讓他有了人生目標，努力的方向。

沒料到在數年後發生的事件，令他無比遺憾，對她難以忘懷……

第二章

臺灣，臺北。

「執行長，出差辛苦了，羅馬行都順利吧！」一身黑色西裝的機要秘書踏進執行長辦公室，神清氣爽地問候甫出差回來的上司。

見辦公桌後，年僅三十歲的上司一手支著額頭，神情嚴肅，若有所思，他納悶疑問：「Vona先生拒絕合作？」

置身黑色大理石辦公桌後的男人微抬頭，思緒從遙遠童年過往拉回，一雙長眸淡

瞟祕書一眼，俊容面露一抹自負，「我親自邀約合作，誰會拒絕？」這件事，派機要祕書去一趟就綽綽有餘。

「恕我失言，有執行長出面，肯定馬到成功。執行長慧眼識英雄，順利談妥與 Vona 公司合作，引入其品牌 GE 入駐，替森本集團再添助力，我得趕緊要公關部對外發布這項好消息，讓森本集團股票連開紅盤！」姚世晃說得口沫橫飛，對著上司歌功頌德一番。

現年四十九歲的 Vona，在歐洲被譽為鬼才設計師，他於羅馬創辦的新世紀家具品牌 GE 雖才十餘年，卻是集結歐洲最好的工匠及設計師，打造出具有雕塑輪廓的家具，創造藝廊般的居家氛圍，Vona 還陸續邀請西班牙及丹麥的知名設計師合作，為 GE 推陳出新，成為歐洲時尚家具指標。

而森本家具集團旗下的自創品牌 La Bella，經執行長主導改革後更上一層樓，如今適巧能與 GE 風格相得益彰，兩方合作，創造更多利多。

「刻意吹捧我，有所求？」尹箴宇好笑的睨祕書一眼。

「看你攢眉不悅，哄你開心。」姚世晃笑說。

「我沒不悅，是回想一些事。」尹箴宇淡然澄清。回憶曾經快樂的過往，卻令他心口一陣沉悶。

即使面對跟在他身邊數年的心腹，唯一可盡情談話的對象，有些事，他仍不曾向對方提起。

「我不在這幾日，有什麼要報告？」他拉回再度飄忽的思緒，先問公事。

姚世晃步近前，遞上捧著的數份文件夾，「這是越南三廠的擴建計劃書，而這些要執行長審核的文件，黃標部分我代執行長審查過，沒問題簽個名便可。」他就權限所及代上司先處理泰半的文件。

「嗯，辛苦你了。」尹箴宇點點頭。有姚世晃這幹練副手，著實為他分擔不少擔子。

「關於今天預定行程，是不是要更動？」姚世晃從文件堆中抽出夾帶的一張邀請函。

「重要商宴？」尹箴宇疑問。若是的話，祕書會直接替他排進行程，沒必要刻意問他。

「對公司不算重要，但對執行長來說，應當看重。」姚世晃笑說。

「別打啞謎，說人話。」尹箴宇睨他一眼，揣測問：「爺爺又為我安排相親宴？」這種事，他交代過直接推了。

「不是老董安排對象，是執行長仰慕者鼎美飯店戴總經理，戴卉君小姐。」姚世晃刻意強調。

身為連鎖飯店二代準繼承人，現年三十歲仍單身的戴卉君不僅能力強、外表美麗，是上流社會許多男人追求對象，她卻獨獨傾心尹箴宇。

「日前鼎美飯店又成立新分店，執行長人在國外沒能出席開幕酒會，戴小姐為表示誠意，邀請執行長到新飯店共進晚餐。」戴小姐對於看上的對象，不惜放下身段主動出擊，即使曾被上司再三婉拒，依然對自身擁有高度自信。

「那開幕酒會你不是代我出席了，還送花籃致意。」關於商場的應酬禮尚往來，他不會遺漏，但若純屬私人飯局，能避則避。

「這戴小姐又不是生得其貌不揚，或會吃人的母老虎，執行長不過是跟她吃頓飯，也不是要承諾什麼，怎連個機會都不給？」姚世晃探問，心下不想替上司輕易推掉這次飯局。

「我跟她吃過一頓飯，沒感覺，沒必要再浪費時間。」尹燄宇意興闌珊地擺擺手。

「執行長身邊長期沒女伴，你眼光高，我能理解，可這前前後後包括老董積極安排的對象，哪個不是名門千金、才貌雙全，你的超高標準究竟是什麼？說來聽聽，我幫你好生留意。」上司的感情太空白，他這機要祕書也頗苦惱。

「難不成，你真的對女人沒興趣？」姚世晃忍不住要懷疑。

外貌英俊，聰穎果敢，經商能力一把罩，家世顯赫的尹燄宇，曾被媒體形容如高塔王子，難以觸及。

除了商場應酬，他私生活乏善可陳，沒什麼異性友人，不涉足聲色場所，性格拘謹潔身自愛，就是女性主動想投懷送抱，他皆坐懷不亂。

「這玩笑不好笑。」尹燄宇眯祕書一眼。

「我不是說笑，是認真求真相。」姚世晃一臉正經，又遭上司一記白眼。「不是我要懷疑，是你幾任前女友都向我探問過……」既然挑起這話題，他索性細說從頭，瞭解上司的真正感受，或有什麼連他都不可告知的隱情？

虛長尹燄宇三歲的他，打從尹燄宇二十三歲進入集團，欲重振內部搖搖欲墜的家族企業，便被聘雇當尹燄宇的祕書，一路協助他不斷挑戰、奮鬥，兩人不僅是上司下屬關係，尹燄宇亦視他為肝膽相照的兄弟。

兩人在公事上嚴肅謹慎，私下卻能相互吐槽、無話不談，唯獨感情事，尹燄宇不會主動提及。

他跟在尹燄宇身邊多年，尹燄宇名義上公開交往的女友僅三位，且每位戀情不超過半年，更離譜的是，尹燄宇不曾跟哪個女性過夜。

尹燄宇幾任女友忍不住向他這貼身祕書旁敲側擊，他身體是否有隱疾……甚至有人直接斷言尹燄宇是 Gay，還懷疑他跟尹燄宇是一對，交女友只是障眼法。當下他驚愕不已，趕緊掏手機亮出自己 and 女友的親密合影，鄭重澄清冤情。

「我都不知有這種事。」尹燄宇聽了不免好笑，倒沒介意。畢竟事過境遷，且他確實沒能對那時交往的女友真正投入感情。

「我還信誓旦旦替你背書，你性向正常，但這麼多年過去，你不僅不再交女友，連跟女性私下吃頓飯都一副棘手差事似的，我不得不懷疑你性向改變，只愛男人？」姚世晃半認真半玩笑的口吻，意圖逼問真相。

尹燄宇沒好氣瞪他，「我不愛男人，否則早對你上下其手。」故意嚇對方。

「那為什麼抗拒跟女人交往？真的清心寡慾要當和尚？」姚世晃彎低身子，一雙手肘置在大理石桌面，挑眉疑問：「該不會……你都三十了，還是處男？」

「我不是。」尹燄宇脫口反駁，俊容不由得一赧，竟被祕書逼問這種事。

「嘿嘿，原來還算正常男人嘛！」姚世晃一臉賊笑，此刻不當他是上司，而是拜

把兄弟，要開誠布公。「告訴我，哪個女人有本事奪了你的初夜？」這事決定探究到底。

尹箴宇萬分驚扭，站起身，繞出辦公桌，走往另一側落地玻璃牆。

他一雙深眸透過落地玻璃，眺望林立的高樓大廈，視線望向更遠更高的天際，想起她……

「這次去義大利，我在羅馬遇到聖母……不！是女神。」她之於他，更似女神。

「蛤？」姚世晃奇怪上司天外飛來一筆。「別顧左右而言他。」拉回前一刻追問的事，至於上司竟會遇到「女神」，他也有興趣聆聽，但那不急。

「如果，那女神是她，就是你要問的答案。」尹箴宇轉臉看向祕書，俊唇淡淡一揚，眼神不自覺流露一抹溫度。

「啊？」姚世晃再度一愣，滿臉問號。

「先去忙，晚上一起喝一杯再聊。」他朝祕書扯抹苦笑。

過去一直沒打算向姚世晃告知自己那段感情往事，也因有意埋藏在心底最深處，不願翻攪觸動，如今在多年後，不經意在異國偶遇神似的她，雖僅短暫幾秒畫面，教他沉寂的心湖一再泛起漣漪，又因姚世晃談起這話題，決定向對方吐露。

待祕書退出辦公室，他不由得又望向玻璃牆，眺望遠方，任思緒飄飛，思念著她。他最初、最純粹，也最深濃的情感，全給了一個女孩，一個如女神般的女子……

尹箴宇跟佟千樺度過一個非常愉快充實的暑假。

開學後，他升小五，她升小四，即使不同校，因住得近時常碰面聊天，假日更玩在一塊，佟母依然不喜歡他，礙於佟父不好不讓他們往來，畢竟只是小孩。

當她升小五，佟母假日密集帶她去主流社會圈子走動，而從四年級開始學的鋼琴課，又增加小提琴課，她假日和晚上少了很多空閒，兩人能一起玩樂的機會更少。儘管見面時間變少，不影響兩人友誼，她晚上有空便打電話到工廠宿舍給他，兩人透過電話總有聊不完的話題，有時她也會向他請教課業問題，他仍常去圖書館借書，沒能見到她便將書交給吳阿姨轉交，之後再透過電話分享課外讀物心得，待下次能見面，彼此相處得更開心愉快。

他雖沒能在外面上才藝課，卻向父親學習木工技術，喜歡上木雕工藝，開始嘗試創作小物件。

她十一歲生日，他送她一個手作品——

「這送妳，生日快樂。」遞出禮物時，他靦腆尷尬，想收回手，覺得送這給她太寒酸。

「你做的？」她一張小臉頗驚喜，在他欲縮回手時取走他掌心中的飾品。

「那個……雕得不好，還是讓我爸修飾一下？」他微低頭，原本對自己手創作品滿意，可方才她提及收到一堆禮物全是舶來品，頓覺這東西粗糙。

「哪雕得不好，很厲害耶！你有天分喔！」佟千樺笑迷迷讚許，將木質蝴蝶髮夾細細欣賞。

「這個，妳留著紀念就好，別戴在頭上。」他窘迫提醒，雖說她未必會想戴。

「我不會戴的。」

他抬眼看她，聽她說得老實竟有股失望，內心希望她會喜歡他用心雕刻的手作髮飾。

「我會好好收藏，才不會弄髒、弄舊。」她笑彎眉眼，很喜愛他首次送她的手作禮，比起媽媽買給她一堆鑲著閃亮亮水鑽的髮飾更珍貴。

他臉龐微熱，心情雀躍，想著明年她生日，要送出更精緻特殊的木藝品。

她十二歲生日，他送她一件精緻的木藝品，是他設計構思，經父親技術指導，花了一段長時間才完成。

她收到時雖面帶驚奇，卻不若他初回送的簡單木質髮飾開心。

也許，對他而言的精緻品，在她眼中並不稀罕。

「妳不喜歡音樂盒？還是房間已擺太多更漂亮的西洋音樂盒，這個太平凡無奇？」他探問，原以為能看到她開心笑顏。

「我所有的音樂盒都比不上這個，我很喜歡！你的雕刻很純真很有趣，可愛動人，能感受到木材的溫暖和微笑！」她雙手捧著他用心製作的精緻禮物說得篤定。她玩賞著貓頭鷹木雕音樂盒，經他示範，旋轉貓頭鷹的頭，轉出清脆悅耳音樂，她大大稱讚他的創意作品一番，「我會把它一直帶在身邊，時常看著、聽著，想到你。」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明顯感覺她臉上帶抹憂鬱，令他納悶。

「我們不能見面了。」她抿抿小嘴，面容更憂傷。

「為什麼？」他驚愕，揣想，「妳媽媽不讓我們見面？」

她搖搖頭，「我媽媽要帶我移民紐西蘭……」

她媽媽跟著幾位貴太太興起移民潮，有人要去加拿大、有人選擇紐西蘭，而媽媽早在一年前也蠢蠢欲動，是因爸爸反對才緩下來，她認為不會成真便沒向他提起。沒料到媽媽因身邊友人已移民，堅持而為，跟爸爸再三協商，在不影響爸爸經營事業下，只要投入一筆移民資金，由媽媽帶著她過去，連續住滿幾年便可取得永久居留權。之後若不想再長住下去也可回臺灣生活，有機會先取得國外永久居留權，也是給孩子的她日後多一條人生方向選擇，更適合父母將來養老的良好環境。尹燄宇聽了很震撼，「確定了嗎？什麼時候過去？去多久？妳不會再回臺灣嗎？」他連珠炮問，聲音有些輕顫。

他，不想與她分離。

「已經確定了，我一直希望有變卦……」她神色黯然，不想與他分離。「我媽媽說等我國小畢業就過去，讓我在那裡讀國中、高中，之後再考慮要繼續在當地讀大學，或回臺灣讀大學……」

尹燄宇看著她，沉默良久，一顆心沉甸甸的。

他幾度想開口挽留她，要她別移民，留在臺灣也能有美好未來，可大人決定的事，就是不願去的她也無力改變。

那一個下午，兩人忽然無話可說，良久，各自落寞地回去。
他以為，在她國小畢業前還能向她好好道別，未料沒機會再見面。

春去秋來，幾年過去，尹燄宇升上大二。

「燄宇，迎新舞會，你找好舞伴沒？」同班室友趙君軒問道。他的舞伴自是同校不同系女友，而學校新生迎新舞會是訂在開學後兩週舉行。

「燄宇對迎新舞會沒興趣，他連系上跟社團迎新會都沒參加。」另一同班室友范煒洸說道，「今年新生，有不少正妹耶！我已相中人選，那個佟學妹簡直是我的夢中情人。」

「你夢中情人可不少。」趙君軒笑笑地吐槽。范煒洸每每跟外校聯誼，都會遇到夢中情人。

他們三人自大一便住學校同寢室，升大二搬出學校宿舍，在校外合租一層樓分隔三間小雅房的舊公寓繼續當室友。

三人個性頗不同，論外貌條件，該是尹燄宇最受女性歡迎，可他一副禁慾系乖乖牌，除了讀書、打工，偶爾雕些木工藝，不太與異性攀談，就是有女同學示好，他也佯裝不知情。

范煒洸則很喜歡跟女生攬在一塊，風趣健談，對異性很博愛。

而他自己算是長得中庸，看上喜歡的對象，展開追求，穩定交往。

「不，這次不同，這個佟千樺比過去夢中情人更優質，我才看一眼就被正中紅心，可能要為她這棵美麗樺木，放棄一整片森林。」范煒洸一副認真表示。

小客廳沙發這方，埋首做木雕的尹燄宇原本無意加入兩人談話，卻在聽到熟悉名字時猛地一怔。

他抬起頭，看向他們，聽趙君軒對范煒洸再道：「那佟學妹剛好是我女朋友系上學妹，聽說才入學就很搶手，已被排為新生校花代表。除了她系上學長，想必有一堆人爭著邀她當舞伴，你還是另挑人選較保險，免得舞會上落單。」

范煒洸雖有異性緣，可沒到人見人愛的地步。

「衝著你這句話，我一定要邀到她，否則寧可跳獨舞。」范煒洸不服氣地睨趙君軒一眼。

尹燄宇原要向兩人問清那佟千樺，是剛好同音同名，或真的是她？

他心口無端失序，掙扎半晌，決定自己親眼辨認真相。

「我跟你們去，但未必會跳舞。」他按下內心無端波動，神色淡定說道。

原本置身事外的他突來一句話，教另兩人頗意外，同時朝他瞪大眼。

今晚，熱鬧喧譁的迎新舞會在校園的羅馬廣場舉辦。

露天廣場猶如戶外大型舞臺，燈光、布景美侖美奐，營造出《仲夏夜之夢》般夢幻神祕且活潑的氛圍。

盛重著裝的尹燄宇走往滿是人潮的廣場，他不由得驚扭，扯扯寬大蕾絲領巾和袖襬。

每年由數個系所合辦的大型迎新舞會，今年由外文系主導，舞會主題是莎翁，取《仲夏夜之夢》為布置構思，出席的學生可選擇莎翁筆下任一角色扮演，不限於仲劇的角色。

當他一聽這場迎新舞會需扮裝出席，不禁打消參與念頭，范焯洸揚言會替他張羅行頭，隔天從話劇社借出兩套戲服，避免他今晚反悔爽約，特地等他打工回來，逼著他一起換上服裝，一起出門來學校。

當死黨們遠遠看見羅馬廣場已熱鬧喧騰，迫不及待先奔過去，為了搶到邀約夢中情人的先機。

尹燄宇只能硬著頭皮隨後跟過去，當他一進場，宛如進入異世界，花花綠綠裝扮的人潮中有數雙眼朝他注目，令他又是一陣不自在，即使聽到耳語是青睞讚賞

「看，是企管系的尹學長耶！」

「好帥！沒想到他會來，不知他的舞伴是誰？」

「妳不是很欣賞他，快過去搭訕。」

「我不敢，在社團都還沒機會講到話……」

他假裝沒聽到學妹們嘖嘖喳喳，一雙眼朝摩肩接踵的人潮搜尋，絢麗閃爍的燈光變換下，他不由得盯著一抹白皙身影注目。

女子身穿一襲斜肩飄逸白色長裙，裙襬遮至腳踝，身段纖盈窈窕，一頭烏亮長髮披在美背，頭上環著一圈花冠，那背影宛如希臘女神化身，捉住他視線不放。

當她一轉頭，他心口猛地一震。

是她！她真的回來了！

她並未注意到人潮這方的他，他抬腿，穿過重重人群匆匆步過去，心口急速跳動，卻見一騎士裝扮的男子先迎向她，朝她伸出手，鄭重地邀舞。

那人是范焯洸。

別說是熟人好友，就是不認識的對象，尹燄宇此刻也不會退讓半步。

他跨大步上前，同時探出手，脫口道：「抱歉，她的舞伴是我。」

「欸？」范焯洸一抬眼，見競爭者是自個兒兄弟，一陣錯愕，隨即瞪對方一眼，

「你是故意鬧場嗎！」

換作其他人與他爭競，他都不意外，可向來對異性沒多大興趣的尹燄宇，明知他今晚目標，還刻意挑上相同對象，根本是鬧他吧！

佟千樺一見眼前的他，麗顏難掩驚愕。

打她一入場，接二連三有學長邀她當舞伴，她皆委婉推拒，她並非不挑舞伴，是想等待奇蹟，而奇蹟果真出現了！

「今晚給我面子，成人之美好嗎？」尹燄宇向微惱的死黨語帶請求。

雖奢盼能與她重逢，他不敢抱太大期待，萬一只是同名同姓，期待落空，豈不尷尬，這才沒向死黨吐實。

「該是你成人之美吧！幹麼刻意跟我爭？」范焯洸一副沒好氣道。

「我跟她……」

尹箴宇欲道出兩人舊識情誼，卻被佟千樺打斷。

「今晚有權選擇舞伴的不是女方嗎？」她柔柔笑說。

「就是嘛！」范煒洸轉臉朝她噙著笑，「當然是由『女神』欽點，今晚誰適合當護花使者？」他刻意擺個帥氣 Pose，油嘴滑舌搞笑道：「別看他一身王子樣，他這人很無趣的，選我這陽光騎士才明智，不僅能守護女神，更能討女神歡心。」佟千樺定睛看范煒洸一眼，內心發噱，故作兩難，猶豫起來。

見狀，尹箴宇一陣失落。她不認得他？

他以為，她會跟他一樣，在分開六年後意外重逢，驚喜萬分。

「千樺，不認得我了？」他薄唇輕啟，喚她的名。

「誰教你變得更帥，都認不得了。」察覺他眼神一抹失落，她不再試探，笑盈盈語帶抱怨，實則稱讚他，一雙水眸將他從頭到腳打量。

眼前的他堪稱俊美出眾，小時候便深邃的五官更顯輪廓分明，劍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唇紅齒白，皮膚不若他童年那般黝黑，甚至比同齡男生白；他身形高挑勁瘦，童年只高她半顆頭，如今身高一百六十四公分且踩著高跟鞋的她得仰頭看他，穿上王子華服與他外貌相襯得宜，多了幾分貴氣。

尹箴宇因她認得他，內心一喜，被她誇讚，一倅歡愉。

上高中後他外表轉變大，得到不少同儕異性青睞目光，他皆無動於衷，唯有她，自童年初見，就對那時模樣黝黑乾瘦的他直言誇帥。

分開六年未見，她更是從小公主蛻變為女神，令他移不開目光，只不過見她一雙美眸定定打量他好半晌，想到自己一身「偽王子」裝扮，彆扭且困窘。

她最清楚，他家曾一貧如洗。

「這衣服……很滑稽，是煒洸替我借的，堅持要我穿。」淡瞞一旁的死黨，低聲澄清，他寧可穿對方的騎士裝，沒那麼矯情浮誇。

「不會呀！很適合你。」佟千樺笑迷迷，將手探向他，選他為舞伴。

愣愣看著兩人莫名交談起來的范煒洸，忍不住打岔，「等等，你們兩個認識？」

「我跟千樺國小就認識，感情很好。」尹箴宇大掌牽住她柔荑，心房一動，向兩人簡單介紹並向死黨解釋，「她國中移民，六年不見，若能確定你說的對象是她，我早向你道明。」只能對死黨一臉抱歉，他今晚舞伴非她莫屬。

「呔，罷了。你這竹馬先機，我只能拱手相讓，今晚坐冷板凳。」范煒洸撇撇嘴，擺擺手，既知道兩人青梅竹馬，他識相地成人之美。

「范學長，我介紹我同學給你當舞伴好嗎？她正想找個騎士。」佟千樺柔柔笑說，比比前一刻去取飲料正步過來的汪郁晴，才開學不久，兩人已成了很有話聊的好同學。

約不到夢中情人、失去玩樂興致的范煒洸見她所指對象，姿色雖差女神一截，還算是他的菜，遂笑臉相迎。

稍後，主持人一陣吆喝，現場音控播放第一首快節奏舞曲，眾人盡情地手舞足蹈。

「我不會跳舞。」尹箴宇牽著佟千樺的手，神情窘迫，他來舞會是為了期盼遇見

她的奇蹟。

「我也不會跳快舞，只學過國標。你看很多人都是亂跳一通，我們隨興搖擺就行。」佟千樺要他別拘謹，既是玩樂，不用顧慮什麼舞步對錯。

聽她這麼說，他放鬆緊繃，一雙深眸不由得凝視著隨意擺動肢體、美得不可方物的她。

乍見她，他一眼便認出她來，而她與童年樣貌也是大有轉變，原本圓潤臉蛋變為瓜子臉，五官更顯精緻，好看的柳眉下翦水雙瞳，翹挺瓊鼻，朱唇皓齒，樣貌清麗絕倫，氣質更脫俗高雅。

「妳真像女神。」他脫口讚道。

「嗯？」四周音樂人聲吵嘈，她一時沒聽清他的話，慢半拍才反應過來。「因為我變美了，才搶著當我舞伴？」她輕挑眉探問。

「妳從小就很漂亮。」她從小就是他心中憧憬的公主，漂亮大方，活潑善良。

「被你同學傳染，嘴巴變甜了。」她好笑道，聽到他誇讚還是頗高興。

「這幾年好嗎？怎會決定回臺灣讀大學？」他道出重逢後遲來的問候，很想知道她在國外的生活點滴。

「還說我們感情好？我一出國就沒消沒息斷了聯絡，我國三寒假有回臺灣，你卻已離開到臺北讀書，之後連你爸都離職搬出工廠宿舍，想找你也沒門。」她不由得抱怨，是否這些年只有她還惦記著他？

「我跟妳爸問了妳在紐西蘭住址，前兩年陸續寄過幾封信，完全沒接到妳回信。」他澄清並非刻意斷了音訊。

「咦？我沒收過你的信。」她頗訝異，「我每年聖誕節有寄賀卡，你有收到嗎？」尹箴宇微訝，搖搖頭。

「我託媽媽請的幫傭幫我寄的，難道那幫傭把卡片都丟了？」她有些難以置信。

「也許妳媽不想讓我們再聯絡。」他後來想想，寄去的信可能都沒送到她手中。兩人原本一直很能聊，可單方面寫信，他很快辭窮，幾回石沉大海，便沒再積極寫信試圖聯絡。

事隔多年，得知原來離開後的兩人仍意圖與對方維繫關係，遲來的真相令彼此一陣欣慰。

「我回臺灣讀大學，是為了見你。」

他聽了一詫，心口一陣怦跳。

「我喜……」她粉唇再啟，被他急聲打斷。

「我喜歡妳。」這句話，不該由女生的她先道出。

「欸！」她瞠眸大驚。她是想說，她喜歡臺灣，喜歡過去的生活，才回來故鄉，十分詫異他忽然對她告白！

尹箴宇聽她之後道出理由，俊容一赧，連耳根都紅了。

他竟突兀地向她告白，就只因兩人童年的情誼。

他懊惱無措，低頭一陣羞窘，很想收回輕率告白。

她忽然拉起他的手，搭上她肩頭，他抬眼一怔。

「換慢舞了。」她麗顏染上兩抹嫣紅，他無預警的告白教她心口怦然，非常歡喜。他大掌搭上她裸肩，心跳失序，掌心傳來柔嫩肌膚的觸感，教他貪婪想盈握，卻不敢踰矩。

「喂，呆頭鵝。」她抬眼看他，不禁失笑，被她拉手搭上她肩頭的他，竟一副被定格般，宛如木頭人。

她想起很多年前兩人初見，她首次拉他的手，他緊張驚扭，這麼多年過去，已是成年男性的他還這般純情靦腆，實在稀罕。

她之所以回來臺灣，也為了再見他，為確認彼此對對方還有無情愫存在。

童年時懵懵懂懂的情愫，以為會隨著時間成為歷史回憶，這幾年在國外，她身邊有不少追求者，一方面不想太早交男友，一方面更因心裡有個影子揮之不去。她要勇於面對自己的心，這次不讓母親從中打斷，更不會附和母親為她選擇的對象。

「我們交往吧。」她仰臉看他，大方率性說道。

只見尹燄宇一雙黑眸瞪得斗大，好看的嘴唇一張一闔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而他臉龐更明顯赧紅。

《仲夏夜之夢》成為兩人重逢的一場美麗邂逅，奇妙浪漫。

他二十歲，她十九歲，分開六年，兩人再續前緣，一躍成為男女朋友。

第三章

兩人交往的事在校園低調而為，佟千樺不想消息傳進母親耳中惹來麻煩，尹燄宇原就不喜張揚，自然配合她要求。

兩個室友死黨得知非常驚愕，范煒光又妒又羨，調侃尹燄宇惦惦吃三碗公，輕易贏得女神芳心。

而范煒光跟迎新舞會上扮月光精靈的汪郁晴也密切交流起來，他信誓旦旦很快會追到對方，不甘成為他們三人中的羅漢腳。

尹燄宇晚上及假日都要打工，因跟佟千樺不同系所，除了在學校圖書館及餐廳相約短暫見面，能相處時間不多，交往一個月還沒正式約會過。

晚上他回到租屋處，打電話問她，「妳有沒有想看的電影或想去哪逛？我請一天假帶妳去約會。」

「請假會扣錢，出去外面也要花錢呀！」雖高興他主動提約會卻想替他節流，以他個性也不會接受她請客。

儘管她從小家境富裕，也並非不知民間疾苦。

而他高中就半工半讀，還能以優異成績考取國立大學，之後更勤奮打工就為支付在臺北的高生活費，尹憶坤雖有工作能力，他亦盡可能自己多分擔家裡經濟。

「我沒那麼鐵公雞，吝嗇請女友吃飯看電影。」她太體貼反倒令他覺得有損臉面，

「煒光說，我簡直是掛牌男友，一件男友該做的事都沒有，他還在追求階段已約妳同學吃過好幾頓大餐，他們週六要去淡水八里，問我們要不要雙約會？」他對雙約會沒多大興趣，但死黨說的有理，他該撥出時間陪她約會才是。

「淡水人擠人不好玩。要不，請我喝咖啡，我要喝名店名人煮的咖啡。」

「哪家名店？」他愣問，沒聽過附近有什麼名人開的咖啡館。

她笑笑地道出地點。

他聽了一怔。

星期六，中午一到，位於寧靜巷弄的家庭式咖啡館陸續進來客人，男女老少，家庭或情侶一起同行。

不久，一抹纖纖身影獨自而來，容貌姣好的女孩身著藕粉色荷葉邊針織上衣，搭天空藍過膝圓裙，優雅氣質模樣，引起吧檯這方服務生注目——

「看，美女耶！」工讀生小高向身旁低頭磨咖啡豆的同事尹箴宇說道。

「箴宇對美女不感興趣啦！」另一工讀生小玫笑說。相較下，她還比他喜歡欣賞美女，不過她性向正常，也曾對尹箴宇有好感，無奈他這人帥是帥，卻一副禁慾系，她沒本事打動冰山美男，只能轉而跟普通人交往。

尹箴宇頭一抬，看向進門的漂亮女孩，沉聲道：「她，我女朋友。」

在學校不便公開關係，在他打工地點無須保密，不希望同事或客人也覬覦她。這段時間，他接連聽到學校不少人追求她，內心難免介懷。

「欸？」兩個同事瞠眸大驚，就連從廚房門簾步出來的老闆都頗意外。

「真的假的？箴宇竟把到這種氣質美女！還以為你對交女友老僧入定、無動於衷。」小高一臉難以置信，忍不住再瞧了白窗邊桌位入座的美少女幾眼。

「幾時交女友的？保密到家。」小玫咕噥抱怨一聲，又妒又羨有人能打動冰山王子，而對方就像公主般美麗優雅，教她只能心服口服。

「問問你女友想喝什麼，我親手煮一杯請她喝。」老闆于佐剛笑道，毫不介意尹箴宇招待女友來打工處。在他店裡打工兩年的他，工作課業皆表現良好，是個頗優秀的年輕人。

「謝謝于大哥，但我親自替女友煮咖啡才有誠意。」尹箴宇輕哂。

回想女友告知想喝名人煮的咖啡，那名人竟是指他，聽到當下他都覺得心窩一甜。佟千樺很是貼心，因他堅持約會，直接選在他打工的咖啡館，要他親自煮咖啡、料理輕食簡餐請她吃，便是心意十足。

他沒過去詢問她點餐，直接準備她的飲品，將虹吸式咖啡壺下壺裝熱水，開啟小瓦斯爐加沸，把上壺套上去，待下壺的沸水上沖，將磨好的咖啡粉舀進上壺，他拿調棒輕輕攪拌，讀秒悶蒸，再攪拌；讀秒，關火，取溼抹布包覆下壺降溫……半晌，煮妥一杯香醇熱咖啡，他繞出吧檯，端至坐在窗邊的她面前。

「單品藍山咖啡，這是老闆從牙買加小農採買生豆自行烘焙，由我這名人用心烹煮，請慢慢品嚐，餐點隨後送到。」尹箴宇朝她溫潤介紹。

面對女友，他神情自然流露溫度和笑意，教在吧檯這方窺視的同事一臉稀奇。尹箴宇在客人眼中可謂冰山服務生，雖不至於對客人板著臉面癱，卻也不會笑臉相迎，除了點餐制式問話，不多聊其他。

佟千樺朝送上咖啡的男友綻抹甜甜笑靨。首次見他打工模樣，身上穿著咖啡色圍裙，用專業咖啡器具神情專注慢條斯理煮咖啡，多了幾分溫文爾雅，教她不由得悄悄欣賞好半晌。

她端起咖啡杯，湊近鼻前，深深嗅聞濃郁香氣，就唇便要飲——

「小心，燙口。」尹燄宇急聲提醒，「還是等兩分鐘再喝。」若非在工作場合，他便低下頭替她吹涼。

她好笑地輕嗔他，「當我是小孩呀。」她將杯子就唇稍微吹涼，才小口飲下。自從小時候有一回她喝熱湯不小心燙到，他便不時會提醒她，如今他自然脫口而出，教她好笑又暖心。他一直細心記得兩人相處的小細節，而直接替她煮熱咖啡又是另一股貼心。

待他返回吧檯，小高笑問：「怕女友燙到，怎不調冰咖啡？」

「她現在不能喝冰飲。」尹燄宇淡道。

「為什麼？」小高一臉疑惑。

「我瞭。」小玫點點頭。冰山美男尹燄宇對女友竟是暖心又細心，教她更生羨慕，她男友完全不會注意這方面，還故意要她一起吃冰。

「我不瞭，你們打什麼啞謎？」小高這下更好奇。

「笨，難怪你交不到女朋友。」小玫吐槽他，小高比尹燄宇年資淺，但虛長他一歲。

「不是交不到，是哥我眼光高。」小高不服氣回堵她。

「我進廚房弄餐。」尹燄宇內心輕哂，無意加入兩人拌嘴，朝準備去趟總店的老闆知會一聲，轉往廚房。

稍後，他端出一盤親手料理的餐點，送至女友餐桌。

「這滿漢全席呀！也太大盤了。」佟千樺見白色大瓷盤豐盛料理，再聽他道出一長串餐名「法式吐司素培根炒蛋素燻雞洋芋地瓜泥蔬菜沙拉」，不免發噱，這根本是餐單上的綜合體，這咖啡館主要賣咖啡，簡餐只有幾款素食養生三明治。

「妳第一次來，讓妳每種口味都嚐嚐。」這是他能端出來請她的最大誠意。

「你要一起吃？」她笑問。

「還不行，這時段客人多。」他未免遺憾。「妳挑著吃，吃不完留著沒關係，我先忙，不能陪妳。」轉身要返回吧檯，又一組客人進來了。

「沒關係，你忙。我會跟郁晴炫耀，我男友請我吃超級大餐！」她笑嘻嘻道。他回頭看她，「這種大餐，妳想吃幾回，我都請妳。」儘管老闆揚言要請客，他仍會自掏腰包請女友。

接下來，尹燄宇跟兩名同事忙裡忙外，又是煮咖啡又是做餐，服務一桌桌的客人。佟千樺來他打工咖啡館，原就不是要他放下工作陪她喝咖啡，是希望在一旁陪著假日不得閒的男友，而她並非用完餐飲就發呆，自備了書籍來閱讀。

尹燄宇忙碌間，不時會瞥一眼獨坐窗邊一隅的她，擔心她坐得發慌，卻見她從容地翻起書籍。

微低頭專注閱讀的她更是氣質滿分，陽光透過窗玻璃映著她瑩白麗顏，閃閃動人，

成為咖啡館內一幅最美麗風景，令人嚮往。

果不其然，有男客走向她搭訕，是不久前進來的兩名大學生之一。

她抬頭欲推拒，另一道聲音沉沉落下，「抱歉，她是我女友，死會了。」

佟千樺微訝地轉臉看向悄聲步近的他。

面對女友，尹燄宇聲調溫和，「替妳再煮一杯咖啡。」

「嗯。」她點頭輕應。

搭訕大學生只能摸摸鼻子，返回原本桌位。

不一會，尹燄宇煮好兩杯咖啡並端著一盤輕食在她對面落坐。

佟千樺納悶，「你能休息了？」眼下是下午三點半。

「用餐休息。」

「你都忙到這時間才吃午餐？」她擔心他三餐不定。

「假日不一定，看客人多寡。」他們是輪流用餐，有一小時彈性休息時間，資歷較深的他總讓兩個同事先輪流用餐，他排在最後，適巧老闆這時返回店裡，換他休息用餐。

「還要吃點東西嗎？」尹燄宇欲將自己溫熱的餐盤推向她。

她搖搖頭，「哪那麼會吃，先前那一大盤才吃一半。」在女生中她胃口不算小，可他未免給過量。

尹燄宇先拿過她未吃完的餐盤，動起叉子，匆匆清空剩餘食物。

她見了微訝，心口有抹怪異，「你很餓？怎不給自己準備 **double** 餐？」他端來那盤看起來是一般分量。

他清空她的盤子，接續另一盤食物，「妳吃過的，比較好吃。」就是打算解決她吃不完的，才沒增加自己的餐量。

聞言，她心口一怦，臉微熱，笑問，「吶，你剛才是吃醋嗎？」提及稍早的事，當下見他沉著臉容面對那兩名男客，不是身為服務生該有的態度。

「在這裡，我有權替妳驅趕蒼蠅。或者，妳要在學校強調自由之身？」尹燄宇微眯眼探問。

「我以為你不在意。」兩人交往至今，他從沒向她問起身邊追求者的事。

「說不在意是騙人的，但我尊重妳的決定，就是只能當地下男友也毫無怨言。」能跟她交往已是他最大福分，不多妄求其他。

「什麼地下男友？說得可委屈了。」她探手向他，一雙柔荑貼上他臉龐，一副安撫模樣。

無預警被她摸臉，他心口一跳，臉龐一陣熱。

這裡是他打工場所，且不说旁桌客人，吧檯那方的同事和老闆肯定會看見，他尷尬羞窘，卻不好將她的手挪開，只能低垂下頭。

「我也會在意你這張臉被覬覦，你也很受歡迎呢！」向他示好的異性雖不若她的追求者密集，但他可是校園王子名人榜之一呢！

「我對其他女生沒興趣。」他說得篤定。

「我也對其他男生沒興趣。」她笑盈盈附和。

他抬眼看她，面龐又是一陣赧熱。

隔幾日，尹箴宇在校園聽到傳言，新生第一校花已名花有主。

當事人不肯透露男友來歷，只說兩人是青梅竹馬，令一票心儀她的男生心碎，對那幸運兒又妒又羨。

「該慶幸你這幸運兒沒被揭曉，否則要被同儕、學長們圍剿了。」趙君軒笑說。大學校園內成雙入對稀鬆平常，可他們兩個校園出色男女若公開是一對，雖說金童玉女，羨煞旁人，但相對也極可能引起校園熱搜關注話題，對兩人未必是好事。

「我確實是幸運兒。」尹箴宇一臉樂陶陶。面對熟人，他情緒自然流露，並非外人眼中的冰山男。

他並未要求女友公開兩人交往關係，而她坦言已有交往對象，道出他存在，教他一副得到聖恩，難掩開懷的樣子。

「難得看你笑得春風得意，跟女神 Kiss 了？」范煒光眯起眼探問。

尹箴宇因他一句話，驚愕了下。「怎麼可能，才交往不久……」他一臉窘迫。

「你們又不是剛認識，都交往一個多月，還在相敬如賓？」范煒光調侃，轉而問趙君軒，「你跟女朋友交往多久 Kiss？」

「這種事，因人而異，因地制宜。」趙君軒不想回答這種穩私，以免死黨下一句問得更露骨。

他對一臉尷尬的尹箴宇道：「別被煒光一激就猴急。煒光就是吃快撞破碗，吻了還不算女友的汪郁晴，被留校察看，這才鬱卒到探聽別人感情事。」

「我沒被留校察看，是她害羞，暫時不好意思再見面。」范煒光一副嘴硬的模樣。

「不是留校察看，應該會接到退學通知。」趙君軒很沒同學愛的再補一槍，向來都是被范煒光調侃的分，難得有機會扳回一城。

范煒光轉而一臉哀怨看向尹箴宇，「好哥兒們，你的女神跟郁晴交情最好，拜託替我說兩句好話，我不是隨便就亂親女生好嗎！我很有品的。」

汪郁晴向佟千樺抱怨，「那個色狼！我判他出局了。妳也小心點，所謂物以類聚，妳男朋友一定也是披著狼皮，道貌岸然。」

「妳喜歡范學長吧？」佟千樺明知故問。早在迎新舞會介紹兩人初相識，好友便向她透露對對方印象不錯，之後順其自然密集交流，她以為兩人已是男女朋友，好友卻說還在觀察考慮。

「那是我眼睛被蛤仔肉糊到！」汪郁晴扁嘴，惱自己識人不清。虧她觀察一段時間後才打算正式答應當他女友，他竟迫不及待露出本性。

「妳說被強吻，有用他巴掌回敬嗎？」佟千樺刻意問。以好友個性，若真被討厭對象輕薄，肯定加倍奉還。

「……忘了。」汪郁晴再度扁嘴。當下反應是驚愕，之後氣惱推開他，轉身就走，還撻下話不再見面。

「聶宇說過，范學長雖一副很博愛的樣子，喜歡跟女生鬧在一塊，頂多是嘴巴虧虧，不會對女生毛手毛腳，在這方面，他不是輕浮隨便的男生。

「他會吻妳，一定是當下氣氛美好，情不自禁。妳也不用反應這麼大呀！」相較好友一臉氣呼呼，佟千樺理性分析，安撫好友情緒。

「哪裡當下氣氛好？妳知道他在哪裡吻我嗎？」汪郁晴一想就來氣，她的初吻竟發生在那種狀況下！教她日後怎麼回憶？那臭色狼，不可原諒！

佟千樺聽完好友羞惱地道出地點，忍不住噗嗤一笑，遭汪郁晴一記栗爆。

「可惡！連妳都笑我，我要詛咒妳初吻地點也不浪漫美好。」汪郁晴再賞她白眼，漲紅一張臉。

「唉呦，不是笑妳，那表示范學長眼裡只有妳，才忘了身處何地。」想像那畫面和氣味，她再度忍俊不禁。

週六，佟千樺又來男友打工的咖啡館約會。

「今天想吃什麼？跟上禮拜一樣？」替旁桌點完餐的尹聶宇直接走向女友問道，特地為她預留與上週六相同的靠窗桌位。

甫落座的佟千樺抬眼，見隔兩日不見的男友，心口輕怦。

兩人因同校不同系，各自系大樓相距遙遠，加上校園廣大，要巧遇很難，雖會約定點見面，一週能見上兩次便算頻繁，而每晚通電話也顧慮他打工完太累，沒聊太久便讓他早點休息。

此刻，她不由得將視線停在他好看的唇形，幻想著被他吻是什麼滋味？

她倏地心口一跳。怎會被汪郁晴的話影響？她臉微熱，低頭道：「隨便。」

尹聶宇察覺她一抹異樣，沒多問，轉身先去處理她和客人的餐飲。

佟千樺又抬眸盯望他的背影，見他走到吧檯跟同事交代幾句，隨即忙碌起來。

上週六初次來這裡待上一天，她便喜歡上他打工的環境，裝潢溫馨且充滿咖啡香的家庭式咖啡館，尖峰時段雖座無虛席卻不過分喧譁，之後客人漸散，剩三三兩兩悠閒品咖啡。她用餐完便看看書，不時也會觀望他工作身影，見他神情專注用不同器具煮咖啡，那模樣很帥、很優雅，喝著他親手煮的咖啡，特別甘醇芳香；吃他親手料理的餐，就是簡單輕食也覺得格外美味。

他用餐休息時陪她邊吃邊聊，對她而言就是最棒的約會，她因此決定每週末都來這裡跟他約會，能整日盡情地陪著他、看著他。

「妳今天偷看我的次數比上週多。」稍晚，尹聶宇端來自己的餐食在佟千樺對面落坐，低著嗓音說道。

佟千樺因他一句話，有如被捉到偷吃的貓兒，臉紅心跳，尷尬否認，「是你才一直偷看我吧！」

「是。」尹聶宇大方坦承，雖認真工作，眼角餘光時而會瞟一眼獨坐窗邊一隅的她，「我得替妳趕蒼蠅。」

佟千樺聽了，不免好笑。

「今天帶什麼書來打發時間？《北歐設計家具》？」瞄一眼她擱在桌邊的英文版厚雜誌。「妳家事業愈做愈大，要進軍北歐？」先前聽她提起佟父近幾年有在海外投資。

佟家的木材生意除了木材買賣，也包含加工製造，大宗成品為木製家具以及各種手雕木藝品。

「沒，這是我有興趣想看的。」佟千樺扯抹笑，沒打算向他多談論家裡生意狀況。上週日她回家隱隱聽到一些事，父親似乎投資失利，但父親無意讓她知曉，她只能當不知情。

「我以為妳大學會讀設計學系？」尹箴宇拿起雜誌翻了下，她看的書籍他都有興趣涉獵。她提過在國外那幾年，除學校課業外，也因興趣上過一些藝術設計課程，愈上愈覺得興趣濃厚，希望更精進學習。

「你不是對木藝有興趣，怎麼沒想鑽研這方面，你有天分呀！」她反問他，小時候他送她的木雕手作禮物，她一直很珍惜，不時拿出來把玩欣賞，若他持續創作，肯定能出師。

「我自知天分不足，也沒那麼大的熱誠全心投入，只當興趣。真正有藝術天分的，是妳。」尹箴宇讚賞她，平心而論。

小時候聽她對藝術畫作見解，及至她家工廠生產的各種木藝品評比，他能看出她的眼光獨到，在設計領域有遠見。

「唉呦，我們幹麼一直互誇，怪客套的。」佟千樺笑笑地揮揮手，內心高興又害羞。他是除了自己父親，第二個誇她有藝術天分的男生。

「我是有想過讀設計學系，但你讀的大學雖然系所五花八門，較相近的只有廣告學系，以我的成績選不上，只能選外文系加分。」她選讀歐文系，考量將來若要到歐洲進修藝術專業，也是一格優勢。

「我爸跟我提過，與一位義大利設計師有交情，將來若我想出國進修，他會引薦我當對方門生。」父親的話令她對藝術潛能萌生信心，如今又得到男友肯定，不禁在心裡悄悄埋下夢想種子。

尹箴宇在意著她前面的話，探問：「妳事先就知道我讀哪所大學，才選擇同一所學校就讀？」她並未向他提過這事。

「我偷偷找了徵信社幫我查的，既然回來臺灣讀大學，當然要跟你讀同一所學校，近水樓臺嘛。」她笑迷迷道，端起咖啡喝一口，隨即向他一股腦兒抱怨。

「當初我媽堅持帶我去紐西蘭移民，先取得永久居留權，但才過去兩年她就受不了那裡太無聊平淡的生活，嚷著要搬回來。我爸都投入一筆移民資金了，不許我媽出爾反爾，更不希望我中斷學業，轉學再適應。」

「我媽之後常獨自回臺灣，一段時間才又過去陪我住幾日，後來幾年只留我在那邊，由幫傭照應起居。我爸不放心，之後要我寒暑假都回臺灣過。我媽答應等我讀完高中可選擇回臺灣，原本還要左右我讀的學校科系，是我堅決反對，她才勉強讓我作主。」

她端起咖啡再啜一口，一雙水眸凝望他，「如果當初我沒出國，我會跟你讀同一

所國中、高中，就算你高中考上北部第一志願男校無法同校，我也會選擇跟你在同一座城市讀高中，假日纏著你教我功課，以跟你上同一所大學為目標。」若非母親阻撓，他們早就變成男女朋友。

尹燄宇聽完她一番話，心口怦跳，無比訝異她跟他有過同樣冀盼。

兩人從童年存有懵懵懂懂的情愫，在分開多年後，依然在心中為對方預留一席，令他無比動容。

「我們現在交往，一點也不晚，時間正好。」他欣慰笑說。

「時間正好。」佟千樺點頭同意，兩人又閒聊其他。

這時，一位客人踏進咖啡館，女子微捲長髮紮束馬尾，穿貼身上衣、緊身牛仔褲，姣好身材一覽無遺，雖一張素顏，卻是不折不扣的美麗熟女。

「妳先前問『副店長』是誰？進來的就是。」尹燄宇朝她咬耳朵，對方不常來這分店，聽說更頻繁到老闆常待的總店。

老闆年紀輕輕便跟朋友合夥開了咖啡館，之後陸續成立兩間分店，總店及一分店位於臺北市，而他打工的這分店位於新北市。

置身吧檯內的小高一見「副店長」駕臨，馬上轉出吧檯，穿過一旁門簾，通知人在後院烘焙咖啡豆的老闆。

不一會，于佐剛匆匆步出來，見美麗女子坐在咖啡吧檯，臉色不豫。

「怎麼來了？心情不好？」于佐剛擔心問道，心想她不會又失戀吧？

「去總店沒看到你，懶得 Call 你過去，直接來這裡。替我煮杯咖啡，弄盤蛋包飯，今天還沒吃。」美麗女子一副女王口吻，眼下已快四點。

她端起小玫瑰上的水杯道聲謝，灌一大口冰水，向于佐剛再道：「我沒事。昨晚應酬多喝幾杯，一覺睡到下午三點才醒。」

她一臉慵懶，抬手撥撥垂落額頭的髮絲。

「沒事就好，馬上替妳煮咖啡弄午餐。」于佐剛這才放心地朝她輕笑，動手要磨咖啡豆，隨即慢半拍想到前一刻正忙的活。

他叫喚尹燄宇，去後院代他盯著烘豆機最後程序，預設再五分鐘便完成。

「我能一起過去嗎？」佟千樺問道，想看看咖啡豆烘焙情形。

尹燄宇點點頭，隨即領她穿過廚房，走往後院。

「哇，這裡超香！」一旁大型烘豆機沙沙運轉，翻炒著豆子，空氣中瀰漫濃郁炭燒咖啡豆香氣。「用這專業機器就能烘好豆子嗎？」佟千樺好奇問道。

「沒那麼簡單。」尹燄宇就他所知，向她侃侃解說。

「烘豆子是一門很專精的學問，要先瞭解來自不同產地的生豆背景，包括產地環境、處理方式、處理廠風格等，針對它們的特性，烘出該有的口感。除了經驗累積，也需敏銳的知覺、嗅覺，不同豆子特性有不同烘焙法。水洗豆子適合小火慢燉，才能表現它溫柔的花草香氣，帶出甜感；日曬豆適合大火快炒，表現鮮明的水果香氣，過程中需盯著豆子烘焙狀態，反覆確認，這工作都由老闆全程包辦。」

他先走近烘豆機，確認溫度及時間。

「聽起來比煮咖啡還複雜，那剩五分鐘，老闆還讓你收尾？」

「對烘焙咖啡豆投入絕對專心熱誠的于大哥，唯有一人出現會讓他分心。」尹箴宇笑說。他不主動談八卦，唯有佟千樺發問，他知無不言。

「那『副店長』是未來老闆娘嗎？」佟千樺確實很好奇。

先前聽小高跟小玫拌嘴，提及有房有車有店、個性好、年二十八歲的老闆至今都還單身，可見沒交女友，不代表自身條件差，是個人眼光獨到，等待良緣。

那時又聽他們提到什麼「副店長」曖昧？令她心生好奇，而今天巧見「副店長」尊容，是個成熟性感美女，再見于老闆對她特別禮遇，感覺兩人很有戲。

「『副店長』只是總店那邊員工起的代號，她沒投資，也不是跟老闆有特殊關係，真要說的話，他們是大學同學，同班四年。」

尹箴宇是從小玫口中聽來，她與總店的某員工熟稔會交換小道消息，老闆泰半時間待在總店，那「副店長」近來也常出沒總店，她下班便拎著一大堆生鮮食材，要老闆當她個人主廚，點菜單上沒有的葷食料理，老闆對她有求必應，儼然當女王伺候。

她個性並不高傲，待員工頗客氣，心情好時還會幫忙招待客人，看她跟老闆互動自然，天南地北很能聊，外人不止一回懷疑兩人在交往，當事人卻否認到底。

「我猜于老闆一定很喜歡對方，說不定暗戀對方很久了。于老闆跟你有點像呢！」佟千樺不由得分析。

「我跟老闆像？」尹箴宇微揚了下眉，對她這判斷很狐疑。

「我不是指外表。」論外表兩人截然不同，于佐剛屬於運動陽光型男，表裡如一的暖男，待外人很親切客套，而尹箴宇外表白淨爾雅，對外人顯得冷淡，唯獨面對她才化為暖男。

「我是指個性。在課業、事業上積極進取，自信滿滿，但對感情表達被動，含蓄靦腆內斂。」她一雙慧黠水眸笑望男友，「你比較幸運，遇到我這主動積極的另一方。」否則他們還是友達以上，戀人未滿。

「我確實比于大哥幸運。」尹箴宇無比欣慰，一雙深濃眸光溫熱睇著她。

她望進他比平時濃熱的眸光，心口一怦，臉微熱。

「曄——」這時，一旁烘豆機發出輕鳴。

尹箴宇忙轉過身，按掉機器開關。

他彎腰探向大鋼桶，大掌捧起一把豆子，湊進鼻前深深嗅聞。雖從老闆身上學到一點皮毛，但他沒把握判斷無誤，仍要把烘好的豆子拿去給老闆做最後確認。

佟千樺見狀也跟著他彎低身子，探出一隻手，掬一把烘焙好的豆子嗅聞，沒料到豆子熱燙，她驚呼一聲！

倏地鬆開手心的半把咖啡豆，甩甩手，湊到嘴邊呼呼吹。

忽地，她手被他拉過去，他一臉緊張問：「燙傷了？先去沖水。」便要捉她去沖冷水。

「沒燙傷，只是嚇一跳。」她扯唇澄清，收回被他拉扯的手，要他別小題大作，

不需沖冷水。

「看你若無其事就捉一把咖啡豆，我不知道豆子是燙的。」她吐吐粉舌，有些尷尬。

「我手掌厚，哪像妳細皮嫩肉。」他笑說，拉過她手心再度檢視，「剛才沒碰到鋼桶吧？」

「沒。」她搖搖頭，卻見他將她手拉近他唇邊，低頭朝她手心吹氣替她降溫。她一詫。手心非但沒降溫，他呼出的氣更熱燙她手心，麻麻癢癢，她心臟怦怦跳，不由得緊盯著他的唇……

她又幻想著被他吻的感覺，霎時臉紅耳熱，「沒事了。」忙要抽回手。

當他鬆開她柔荑，抬眼見她一張臉蛋嫣紅，粉嫩櫻唇輕啟，他心房一動，沒多思考，俯下身，覆上她的唇。

她瞠眸愕然，心口重重一跳。

他覆上她甜美軟唇，情不自禁想汲取更多，腦中蹦出一句熟風景的話——別被焯光一激就猴急，吃快撞破碗……

他倏地直起身子，俊容窘迫，「對不起……」

她臉蛋熱紅，愣愣問：「為什麼道歉？」

「我不該倉促吻妳……」他大掌摀著嘴，心口躁動，一碰到她，激起更多渴望，渴望盡情品嚐她。

「我是你女友。」她羞怯道：「而且，這初吻地點很好、很香……」想起好友抱怨之事——

那個臭色狼，在我們吃完臭豆腐，就在臭豆腐的攤位旁，莫名盯著我就吻，之後還說是看我又香又可口，忍不住試味道……

尹燄宇聽了，忍俊不禁。那件糗事關鍵點，死黨倒沒向他透露。

「剛才那不算吻，這才是初吻。」話落，他再度俯下身，吻住她彎起的誘人唇瓣。他一手摟住她腰際，將她身子攏進胸懷，他深深地吮吻她的嘴，細細地品嚐她檀口中甜蜜芳香……

她腦門熱燙，醺醺然，喜歡他的氣息、他的溫度，喜歡沉浸在美好咖啡香氣中，餘味不絕……